

水滸傳的

來歷、心態與藝術

孫述宇／著



孫述宇●著

水滸傳的來歷、

心態與藝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時報書系 ③

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

著者 孫述宇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印刷 沈氏藝術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二二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二月

二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

平裝新臺幣二〇〇元

精裝新臺幣二四〇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自序

我在課餘寫這本書前後已有三四年了，最後是得到『新亞書院龔氏學人』計劃的資助，利用休假時間來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裏完成的。現謹乘出版的機會，向捐款人龔雪因先生以及龔氏學人計劃委員會各位先生致謝。

承中研院錢思亮院長、史語所高去尋所長與歷史組張以仁組長允許我使用史語所的圖書設備，我十分感激。所內青年學者黃寬重博士研究的範圍是南宋義軍，常與我討論，並把書籍相借，給我很多方便。我與所內諸先生談話時獲悉，研究《水滸》的王利器、張政烺和龔究岳飛的鄧廣銘等前輩學者，原來都直接間接與史語所有關係。當然，現代的水滸研究還是胡故院長適之先生開頭的。我能夠有機會在院內完成這續紹的工作，也是有緣。

寫這書的時候我曾請教柳存仁教授和孫克寬教授，書中有若干篇的初稿又曾以今題或舊

題蒙報章刊物錄用，我在這裏一併向兩教授及各編者致謝。

孫述宇

民國七十年四月廿六日

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

目

1 自序

1 導言

第一部／水滸傳的來歷

25 水滸傳：強人說給強人聽的故事？

25 怎樣的強盜書

27 殺人越貨

32 女人禍水

39 骨肉同心

42 江湖義氣

44 亡命漢的臉孔

47 南宋民衆抗敵與梁山英雄報國

47 是真實還是虛構的故事？

50 兩宋之際的軍賊

錄

67 敵前敵後的自衛武裝

93 岳飛的復國方略

112 歷史在小說裏

123 小說如何寫成

141 梁山好漢歸順朝廷的意義

141 歸順的解釋

143 階級理論之謬

145 水滸傳中的神話「宋朝必顯忠良」

148 水滸傳的來歷

155 會頭市與晁天王

155 喻言影射

157 「靖康恥」

160 水滸傳獨有的故事

163 忠義堂爲什麼建在梁山上？

163 宋江曾駐在梁山上？

166 抗金聖地

171 水滸傳的地域起源

176 水滸傳與道教

176 祖道仇僧

180 曖昧的原因

185 道教的那一派

192 卅六人故事的演進

192 總結

193 宣和盜、忠義人、水滸傳

194 分支：太行山與梁山泊

199 創作的年代

第二部／水滸內外的人與事

211 岳飛

223 宋江

231 燕青與盧俊義

235 關勝與林冲

241 生辰綱、大名府、李天王、閻大刀

246 魯智深與五臺僧

253 呼延灼與楊志

261 一丈青扈三娘

267 玄女娘娘

第二部／心態與藝術

275 江湖上的義氣

275 滑溜溜的字

277 不同的意思

280 小說中的運用

285 宣傳家的手筆

289 《附》宋江以忠代義？

293 紅顏禍水

293 女性的描繪

298 禍水

300 新的英雄

305 梁山上的性生活

309 爲亡命行動服務的藝術

314 家室之累

322 大碗酒、大塊肉

322 濕淋淋肥膩膩的故事

324 英雄之量

326 享受的意義

330 智多星的煽動方法

333 黃金若糞土？

333 沒錢的不是好漢

334 不是俠盜

337 疎財仗義的道理

340 最動人的數量

345 有仇不報非丈夫

345 究竟有多麼殘酷

348 睚眦必報

351 大丈夫的身價

附錄

357

△一△龔開宋江三十六贊

363

△二△大宋宣和遺事中水滸片段

370

△三△元代水滸雜劇摘要

373

本書所引書籍論文舉要

380

重要項目索引

導言

一

導 言 · 1 ·

直到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一般讀者和學術界人士都把《水滸傳》看得很簡單，大家以爲這本小說是根據北宋宣和年間淮南盜宋江與他那羣強人弟兄們的事迹寫成的，書的作者若不是施耐庵，便是羅貫中。等到胡適領頭研究這小說的歷史之後，學術界漸漸了解到，事情恐怕要稍爲複雜一些：梁山好漢的故事大概早已在傳講着，但把這些個別英雄故事串起來編纂成書則是後來的事；施耐庵或羅貫中主要是一位編者，他可能是第一個把水滸故事編成長篇說部的人，但也可能是根據一本較早的說部來做改寫工作。這時，學者覺得研究的題目已經不少，除了施耐庵與羅貫中的真實身份外，又有許許多多章回數目不同的繁簡

本，又有舊小說所需的註釋與考證問題，等等。

到了世紀中葉，王利器、張政烺、嚴敦易等人分別提出一種新看法，認為這小說與宋金戰爭大有關係。用王利器的話來說，水滸的作者『把宋代各地忠義軍前後後保衛和鞏固自己祖國』的經過，寫成這一套英雄故事。這樣的一說倘若講得太極端，變成小說中每個故事每點細節都與宋金之戰有關，那就會招來無法答覆的詰難；但如果持得小心一些，只肯定水滸故事是抗金民軍參與創作的，肯定他們創作時把自己的意識與生活經驗加了進去，那就很合理，別人不易非議。事實上，凡是仔細讀過從前的《水滸傳》、同時又涉獵過南宋抗金歷史的人，諒都不會反對這個立場的；一般讀者看不到這一點，只是由於這些史料過去沒有人好好整理出來，而且《水滸傳》晚近流行的是七十回本，那本子被金聖歎刪改過，其中許多重要的歷史痕迹都抹去了。

王、張、嚴幾位雖然踏出了正確的一步，但他們的研究得不到天時和地利。他們處身中國大陸上，他們發表新見之時，大陸上學術已經不能客觀獨立，不能不牽扯在政治糾紛中。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宋江的頭上已經穩穩罩上一頂『替封建皇朝鎮壓人民起義』的大帽子，不久，整本小說也打成了『宣揚投降主義』的壞書。「文化大革命」時，這小說奇奇怪怪的成了黨爭的工具，熱衷權勢的文人在宋江身上找尋被鬪爭諸政治領袖的罪惡，羣衆依着毛澤東和各地文革組織的指示把這書當作『反面教材』來讀。此時此地，任何異議是提不出來的。王利器的研究，除了幾篇收在文革前出版的《水滸研究論文集》中，其他的恐怕都沒有發表。嚴敦

易在文革前幸好把《水滸傳》的演變印出了，他的見解可在書中詳細見到。稍爲可惜的是這本書似乎是匆匆忙忙趕着出的，其中推論比證據略多，有些話比較空洞，瑜上頗有些小瑕。

我本人對《水滸》的看法，基本上是與王、張、嚴三位先生一致的；這本書寫出來的目的之一，也是給三位先生作一些補充，把《水滸傳》與宋金戰爭的關係再勾畫一次。在方法方面，我與三位先生稍有不同：他們的研究是歷史性爲主，是拿史料與小說中的人與事作比較，然後作推論；我的路子稍多一些文學性。本書的前兩部份是歷史與考證性質，第三部份才真正討論作品的藝術，但第一部份的歷史研究却也是以檢查《水滸傳》的藝術特色來入手的。我這樣入手，因爲覺得倘使這本小說與別的俠義作品在藝術面貌上並無大不同處，它的來歷便不是太要緊的課題；所謂不太要緊也者，歷史家當然可以爲了求取歷史真相而研究，但文學批評家便可不必太費神，一般讀者就更不用說。當然，一經檢查，《水滸傳》便露出許多與普通俠義小說大相逕庭之點，表示這書的歷史背景發生了大作用，而讀者即使不是歷史家也不應視若無睹。比方說，再馬虎的讀者也會注意到這本小說對女性甚不恭維，書中好漢視她們如敝屣糞土，與羅賓漢等西洋綠林大異其趣。還有，俠盜一般是不利財貨的，亦不嗜殺，梁山英雄却是既屠又掠，而面不改容。這種種特色便是本書第一篇『水滸傳：強人講給強人聽的故事？』的範圍。未細察這小說的藝術本質的批評家，曾把這些心理特色歸諉於我國的民族性與文化傳統；不過，成熟的讀者還能夠看出，衆好漢儘管說是天不怕地不怕，他們的行爲却透露出心中深深的焦慮與不安。我判斷這一切都是長期生活在危險環境裏的強

人心態，這種心態告訴我們，別的強人小說只是講強人，這本強人小說更是曾經由強人講過給強人聽的，強人一定是拿書中故事來作宣傳工作。

這一篇在闡明《水滸》的宣傳本質方面，是給本書第三部份對它的心態與藝術的討論打個基礎；此外，它既肯定曾有強人參與創作，也就給這小說來歷的探討鋪了路。《水滸傳》大抵成書於元末或明初，從宣和盜宋江在北宋末年活動之日到這時候有兩百多年，其間除了南宋初那些叫做「忠義人」的抗金民衆之外，其他日後由忠義人變成的地下組織以及別的毫無關係的法外強徒，都可能像學者所發現的那些明清草澤萑苻一樣，拿這三十六或一百零八人的故事來作娛樂宣傳與訓練之用。（羅貫中據說曾在元末參加過武裝暴亂，看來他是從那些江湖好漢處聽到這些故事的。）嚴格說來，我們這頭一篇文字所論的一般強人心態是具普遍性的，並不足以確定水滸故事究竟是那些那些強人所作；連南宋忠義人是否曾參與其事，也尚待忠義人心理為證——諸如民族情緒，「忠義」的觀念與歸順報國的相應情節，以及對一些時人時事的反應等等；這些都是下一篇「南宋民衆抗敵與梁山英雄報國」所論的範圍。不過，一旦確定了這些故事上面遺留着法外強徒的手迹，舊日的「施耐庵著水滸」或「施羅兩人合著水滸」之說便須修改，這小說的來歷亦因此很有理由須再加探究。

第二篇是「南宋民衆抗敵與梁山英雄報國」。本篇討論的焦點是抗金的忠義人在小說中留下的印記，結論與王利器等學者的結論差不多，篇中的話亦不免有重複這幾位學界先進之時；但本文給了很多篇幅來為南宋初年的民間武裝描畫一個輪廓，希望等到讀者把這些軍賊

與忠義人的面貌着真切了，並看出了他們的天地與《水滸傳》的世界是如何的相像，這小說與宋金戰爭的關係便會不言而喻。這些歷史材料從未有人好好地整理過，因此本篇裏的敘述恐怕會頗有些錯漏；但無論如何，大體的輪廓一旦勾畫出，小說中許多疑問就豁然開朗了。我們一方面可以明白為什麼宋江和玄女娘娘和天降石碣都教誨弟兄們要爲國出力，梁山的『聚義廳』為什麼要改名爲『忠義堂』，衆好漢為什麼常會說出『忠心報答趙官家』、『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這種忠君愛國的話，而小說的結局為什麼是這麼悲慘；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為什麼在水滸世界裏疎財仗義是這麼重要的大德，以及好漢們為什麼常常個別的與集體的搶掠與殺戮，乃至有吃人肉的事。魯迅在雜文裏罵宋江有奴性，又嘲笑梁山盜賊中軍官特別多，他若看過這些史料，諒不會說那種刻薄話。對宋金史實能否真正把握、有無具體生動的印象，是很影響人對《水滸》的看法的：作家出版社編印的《水滸研究論文集》中，王利器、張政烺、華山等幾位熟悉史料的學者都一致認爲忠義軍的事迹是這小說的基礎；而他的撰稿人不同意，而他們的文章也顯露出他們對那些史料其實並無深刻印象。

本篇長度超過其他各篇甚遠，字數足可印成一本書。篇中有逾萬字的一節專講岳飛，這大概又要使許多讀者詫異不已。表面看來，《水滸傳》與岳飛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如果水滸故事確實是南宋忠義人參與創作的，則鄂王的巨影投進了故事之中，不但可能，而且是順理成章的，因爲這位名將是最突出的抗金英雄。事實上，從宋代史料中，不難看出岳飛原來是領導華北民衆抗金運動的中心人物，在他的手下，梁興與李寶等一羣『忠義統制』在金人佔領

區內有遍及數省的游擊活動，他們還屢次去到水滸聖地梁山泊。（鄧廣銘在四十年代寫岳飛傳時已多少說過這些話）。岳飛的赫赫戰功須這樣說明，他的冤獄恐亦導源於此，而他以民衆抗金運動領導人的身份給水滸故事極大的啓發，成爲水滸傳創作的最大一股推動力。這樣的看法似乎沒有前人認真提出過，因此，一定會有人加以批評，甚至嘲笑。但批評者須能解釋與這小說有關的許多現象，比方說，爲什麼在中國大陸上近年給宋江與給岳飛羅織的罪名有這麼多雷同？當然，更深入而直接的問題是：爲什麼宋江這麼像岳飛，從人品上的忠君愛國與疏財仗義，到事蹟上的內平羣盜、外禦夷狄、含冤而死、與封侯立廟等等？難道北宋宣和時那個淮南盜有這樣的傳說？

跟隨着的幾篇，都不過是補充與重覆說明這篇長文的各種含義。『梁山好漢歸順朝廷的意義』是以答覆中國大陸上對宋江的攻擊來入手，說明這本小說產生的背景是民族戰爭，而忠君愛國是這小說的精神。水滸故事的創作，很大部份的力量來自民族感情；如果不要講爲國効力，根本不會有這小說。招安與歸順不投合我們現代人自尊自大的浪漫情緒，可是這兒的歷史背景是那幾百萬潰卒游寇與淪陷區的自衛武裝，他們的選擇不外兩途，若不是投到金的國與劉齊那邊，加入李成、徐文、孔彥舟的隊伍，便是歸順到趙宋這邊，變成岳家軍、韓家軍。創造水滸故事的是後者，他們是受到民族情感與忠君思想的驅使，選擇了趙宋。至於把歸順的責任推諉到宋江一人身上，斷言這一切都是由他的階級意識造成的，那完全是罔顧事實不負責任的做法。《水滸傳》有個放走魔星的神話骨幹，又有玄女娘娘顯聖，又有天降令